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 第四十一回 衝繡閣惡語牽三畫 佐瑤觴陳言別四聲

按：席間七人一經坐定，擺莊豁拳，熱鬧一陣。高亞白見張秀英十分巴結，祇等點心上席，遂與史天然、華鐵眉、葛仲英各率相好不別而行。朱藹人也率林素芬、林翠芬辭去，單留下陶雲甫、尹癡鴛兩人。覃麗娟相知既深，無話可敘。張秀英聽了趙二寶，宛轉隨和，並不作態，奉承得尹癡鴛滿心歡喜。到了初九日，齊府管家手持兩張名片，請陶、尹二位帶局回園。陶雲甫向尹癡鴛道：「耐去替我謝聲罷。今夜陳小雲請我，比仔一笠園近點。」尹癡鴛乃自率張秀英，原坐皮篷馬車，偕歸齊府一笠園。

陶雲甫待至傍晚，坐轎往同安里金巧珍家赴宴，可巧和王蓮生同時並至。下轎廝見，相讓進門。不料，弄口一淘頑皮孩子之中，有個阿珠兒子，見了王蓮生，飛奔回家，徑自上樓，闖進沈小紅房間，報說：「王老爺來浪金巧珍搭喫酒。」

恰值武小生小柳兒在內，樓做一處。阿珠兒子驀見大驚，縮腳不迭。沈小紅老羞變怒，一頓喝罵。阿珠兒子不敢爭論，咕嚕下樓。阿珠問知緣故，高聲頂嘴道：「俚小乾件末曉得啥個事體嘅。先起頭耐一埭一埭教俚去看王老爺，故歇看見仔王老爺回報耐，也勿曾差啷！耐自家想想看：王老爺為啥勿來？再有面孔罵人？」

小紅聽這些話，如何忍得？更加拍桌跺腳，沸反盈天。阿珠倒冷笑道：「耐勸反哩！倪是娘姨呀，勿對末好歇生意個啷。」小紅怒極，嚷道：「要滾末就滾，啥個稀奇煞仔！」

阿珠連聲冷笑，不復回言，將所有零碎細軟打成一包，挈帶兒子，辭別同人，蕭然竟去，暫於自己借的小房子混過一宿。比至清晨，阿珠令兒子看房，親去尋著荐頭人，取出鋪蓋，復去告訴沈小紅的爺娘兄弟，志堅詞決，不願幫佣。

喫過中飯，阿珠方趲往五馬路工公館前，舉手推敲，銅鈴即響，立候一會纔見開門。阿珠見開門的是廚子，更不打話，直進客堂。卻被廚子喝住道：「老爺勿來裏，樓浪去做啥？」阿珠回答不出，進退兩難。幸而王蓮生的侄兒適因聞聲，跑下樓梯，問阿珠：「阿有啥閑話？」阿珠略敘大概，卻為樓上張蕙貞聽見，喊阿珠上樓進房。阿珠叫聲「姨太太」，循規侍立。

蕙貞正在裹腳，務令阿珠坐下，問起武小生小柳兒一節。阿珠心中懷恨，遂傾篋倒篋而出之。蕙貞得意到極處，說一場，笑一場。尚未講完，王蓮生已坐轎歸家；一見阿珠，殊覺詫異，問蕙貞說笑之故。蕙貞歷述阿珠之言，且說且笑。蓮生終究多情，置諸不睬。

阿珠末便再講，始說到切己事情，道：「公陽里周雙珠要添娘姨，王老爺阿好荐我？」蓮生初意不允。阿珠求之再三，蓮生祇得給與一張名片，令其轉懇洪善卿。

阿珠領謝而去。因天色未晚，阿珠就往公陽里來。祇見周雙珠家門首早停著兩肩出局轎子，想其生意必然興隆。當下尋了阿金，問：「洪老爺阿來裏？」阿金道是王蓮生所使，不好怠慢，領至樓上周雙玉房間臺面上。席間僅有四位，係陳小雲、湯嘯庵、洪善卿、朱淑人。阿珠向來熟識，逐位見過，袖出王蓮生名片，呈上洪善卿，說明委曲，堅求吹噓。

善卿未及開言，周雙珠道：「倪搭就是該個房裏，巧因一干仔做勿轉，要添個人。耐阿要做做看末哉？」阿珠喜諾，即幫巧因應酬一會，接取酒壺，往廚房去添酒。下得樓梯，未盡一級，猛可裏有一幅洋布手巾從客堂屏門外甩進來，罩住阿珠頭面。阿珠喫驚，喊問：「啥人？」那人慌的陪罪。阿珠認得是朱淑人的管家張壽，擲還手巾，暫且隱忍。

及阿珠添酒回來，兩個出局金巧珍、林翠芬同時告行。周雙珠亦欲歸房，連叫阿金，不見答應，竟不知其何處去了。阿珠忙說：「我來。」一手拿了豆蔻盒，跟到對過房間。等雙珠脫下出局衣裳，折疊停留，放在櫥裏。又聽得巧因高聲喊手巾，阿珠知臺面已散，忙來收拾。洪善卿推說有事，和陳小雲、湯嘯庵一哄散盡，止剩朱淑人一人未去。周雙玉陪著，相對含笑，不發一言。

阿珠湊趣，隨同巧因避往樓下。巧因引阿珠見周蘭。周蘭將節邊下腳分拆股數先與說知，阿珠無不遵命。周蘭再問問王蓮生、沈小紅從前相好情形，並道：「故歇王老爺倒叫仔倪雙玉十幾個局啵。」阿珠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勿是倪要說俚邱話，王老爺待到個沈小紅再要好也無撥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聞阿金兒子名喚阿大的，從大門外一路哭喊而入。巧因拔步奔出。阿珠頓住嘴，與周蘭在內探聽。那阿大祇有哭，說不明白。倒是間壁一個幫幫特地報信道：「阿德保來浪相打呀，快點去勸哩！」周蘭一聽，料是張壽，急令阿珠喊人去勸。不想樓上朱淑人得了這信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搶件長衫披在身上，一溜煙跑下樓來。周雙玉在後叫喚，並不理會。

淑人下樓，正遇阿珠出房，對面相撞，幾乎仰跌。阿珠一把拉住，沒口子分說道：「勸緊個！五少爺動去哩！」淑人發極，用力灑脫，一直跑去，要出公陽里南口，於轉彎處望見南口簇擁著一群看的人，塞斷去路。果然，張壽被阿德保揪牢發辯，打倒在牆腳邊。看的人嚷做一片。淑人便撥轉身，出西口，兜個圈子，由四馬路歸到中和里家中，心頭兀自「突突」地跳。張壽隨後也至，頭面有幾搭傷痕，假說東洋車上跌壞的，淑人不去說破。張壽捉空央求淑人，為之包瞞。淑人應許，卻於背地戒飭一番。從此，張壽再不敢往公陽里去，連朱淑人亦不敢去訪周雙玉。

條經七八日，周雙玉挽洪善卿面見代請，朱淑人始照常往來。張壽由羨生妒，故意把淑人為雙玉開寶之事，當作新聞，抵掌高談。傳入朱藹人耳中，盤問兄弟淑人：「阿有價事？」淑人滿面通紅，垂頭不答。藹人婉言勸道：「白相相本底子勿要緊，我也一徑教耐去白相。先起頭，周雙玉就是我替耐去叫個局。耐故歇為啥要瞞我哩？我教耐白相，我有我個道理。耐白相仔原要瞞我，故倒勿對哉啷。」淑人依然不答，藹人不復深言。

誰知淑人固執太甚，羞愧交並，竟致耐守書房，足不出戶；惟周雙玉之動作云為，聲音笑貌，日往來於胸中，徵諸詠歌，形諸夢寐，不決辰而懨懨病矣。藹人心知其故，頗以為優，反去請教洪善卿、陳小雲、湯嘯庵三人。三人心虛局促，主意全無。會尹癡鴛在座，囁然道：「該號事體末，耐去同韻叟商量個哩。」

朱藹人想也不差，即時叫把馬車，請尹癡鴛並坐。徑詣一笠園，謁見齊韻叟。尹癡鴛先正色道：「我替耐尋著仔一樁天字第一號個生意來裏，耐阿要謝謝我？」齊韻叟不解所謂。朱藹人當把兄弟朱淑人的怕羞性格、相思病根，歷歷敘出原由，求一善處之法。韻叟呵呵笑道：「故末啥要緊嘅？請俚到我園裏來，叫仔周雙玉一淘白相兩日末好哉。」癡鴛道：「阿是耐個生意到哉，我末賽過做仔掬客。」韻叟道：「啥個掬客？耐末就叫折梢。」大家哄然大笑。

韻叟定期翌日，請其進園養痾。藹人感謝不盡。癡鴛道：「耐自家倒勸來。俚看見仔阿哥，規規矩矩勿局個。」韻叟道：「我說俚病好仔，要緊搭俚定親。」

藹人都說「是極」，拱手興辭，獨自一個乘車回家。急至朱淑人房中，問視畢，設言道：「高亞白說，該個病該應出門去散散心。齊韻叟就請耐明朝到俚園裏白相兩日，我想可以就近診脈，倒蠻好。」淑人本不願去，但不忍拂阿哥美意，勉強應承。藹人乃令張壽收拾一切應用物件。

次日是八月初五，日色平西，接得請帖，攙起淑人，中堂上轎，抬往一笠園門首。齊府管家引領轎班，直進園中東北角一帶湖房前停下。齊韻叟迎出，聲說不必作揖。淑人虛怯怯的下轎。韻叟親手相扶，同至裏間臥房，安置淑人於大床上。房中幾案、帷幕以及藥銚、香爐、粥盂、參罐，位置井井。淑人深致不安。韻叟道：「勸客氣，耐因歇罷。」說畢，吩咐管家小心伺候，竟自趲出水閣去了。

淑人落得安心定神，朦朧暫臥。忽見面東窗外湖隄上，遠遠地有一個美人，身穿銀羅衫子，從蕭疏竹影內姍姍其來，望去絕似周雙玉，然猶疑為眼花所致。詎意那美人繞個圈子，走入湖房。淑人近前逼視：不是周雙玉更是何人？淑人始而驚訝，繼而惶惑，終則大悟大喜，不覺說一聲道：「噢。」雙玉立於床前，眼波橫流，嫣然一盼，忙用手帕掩口而笑。淑人掙扎起身，欲去拉手。雙

玉倒退避開。淑人沒法，坐而問道：「耐阿曉得我生個病？」雙玉忍笑說道：「耐個人末，也少有出見個。」淑人問是云何，雙玉不答。

淑人央及雙玉過來，手指床沿，令其並坐。雙玉見幾個管家皆在外間，努嘴示意，不肯過來。淑人搖搖手，又合掌膜拜，苦苦的央及。雙玉躊躇半晌，向桌上取茶壺篩了半鍾薏仁茶，送與淑人，趁勢於床前酒機上坐下。於是兩人喁喁切切，對面長談。

談到黃昏時候，淑人絕無倦容，病已去其大半。管家進房上燈，主人竟不再至，亦不見別個賓客。這夜，雙玉親調一劑「十全大補湯」給淑人服下，風流汗出，二豎潛逃，但覺腳下稍微有些綿軟。

齊韻叟得管家報信，用一乘小小籃輿往迎淑人，相見於風儀水閣。淑人作揖申謝，韻叟不及阻止，但誠以後不得如此繁文。淑人祇得領命，又與高亞白、尹癡駕拱手為禮，相讓坐定。

正欲閑談，蘇冠香和周雙玉攜手並至。齊韻叟想起，向蘇冠香道：「姚文君、張秀英阿要去叫得來陪陪雙玉？」冠香自然說好。韻叟隨令管家傳喚夏總管，當面命其寫票叫局。夏總管承命退下。韻叟轉念，又喚回來，再命其發帖請客，請的是史天然、華鐵眉、葛仲英、陶雲甫四位。夏總管自去照辦。

朱淑人特問高亞白飲食禁忌之品，亞白道：「故歇病好仔，要緊調補，喫得落末最好哉，無啥禁忌。」尹癡駕括說道：「耐該應問雙玉，雙玉個醫道比仔亞白好。」朱淑人聽說，登時面紅，無處藏躲。齊韻叟知他腼腆，急用別話又開。

須臾，管家通報：「陶大少爺來。」隨後，陶雲甫、覃麗娟並帶著張秀英接踵而入，見了眾人，寒暄兩句。陶雲甫就問朱淑人：「貴恙好哉？」淑人獨怕相嘲，含糊答應。高亞白向陶雲甫道：「令弟相好李漱芳個病倒勿局哩。」雲甫驚問如何，亞白道：「今朝我來浪看，就不過一兩日天哉。」雲甫不禁慨嘆；既而一想：漱芳既死，則玉甫的望礙牽纏反可斷絕，為玉甫計未始不妙。茲且丟下不提。

接著史天然、華鐵眉暨葛仲英各帶相好，陸續齊集。齊韻叟為朱淑人沉痾新愈，宜用酸辛等味以開其胃，特喚僱大菜司務，請諸位任意點菜；就於水閣中並排三祇方桌，鋪上臺單，團團圍坐。每位面前，放著一把白斟壺，不待相勸，隨量而飲。

齊韻叟猶嫌寂寞，問史天然道：「前回耐個《四書》疊塔倒無啥，再想想看，《四書》浪阿有啥酒令？」天然尋思不得。華鐵眉道：「我想著個花樣來裏，要一個字有四個音，用《四書》句子做引證，像個『行』字：『行已有恥』，音衡。『公行子』，音杭。『行行如也』，音笮。『夷考其行』，下孟切。阿好？」高亞白道：「有個『敦』字，好像十三個音喲，限定仔《四書》浪就難哉。我是一個說勿出。」朱淑人道：「《四書》浪『射』字倒是四個音：『射不主皮』，神夜切。『弋不射宿』，音實。『矧可射思』，音約；『在此無射』，音妒。」席間同聲稱讚道：「再要想一個倒少哩。」

葛仲英道：「三個音末，《四書》浪勿少。『齊』、『華』、『樂』、『數』，可惜是三個音。」尹癡駕忽抵掌道：「還有兩個，一個『關』字，一個『從』字：『相維關公』，音壁；『放關邪侈』，音僻。『賢者關世』，音避。『關如登高』，音譬。『從吾所好』，牆容切。『從者見之』，才用切。『從容中道』，七恭切。『從之純如也』，音縱。一部《四書》，我纔想過哉，無撥第五個字。」

齊韻叟卻掀髯道：「我倒有一個字，五個音喲。」席間錯愕不信，韻叟道：「請諸位喫杯酒，我說。」大家飲訖候教。韻叟未言先笑道：「就是癡駕說個『關』字，壁、僻、避、譬四音之外，還有『欲關土地』一句，注與『關』同，當讀作『別亦切』。阿是五個音？」席間盡說：「勿差。」

高亞白做勢道：「一部《四書》纔想過哉呀，陸裏鑽出個『關』字來？嚇得我也實概關一跳！」尹癡駕道：「比仔說勿出總強點。」陶雲甫四顧微哂，道：「倪說勿出也有兩個來浪。」癡駕乘勢分辨道：「說勿出是無啥要緊。單有俚末，自家說勿出倒說啥十三個音，海外得來！」說得席間拍手而笑，皆道癡駕利口，捷於轉圜。

華鐵眉復道：「再有個花樣：舉《四書》句子，要首尾同字而異音，像『朝將視朝』一句樣式。故末《四書》浪好像勿少。」齊韻叟道：「『朝將視朝』，可以對『王之不王』。」史天然道：「『治人不治』，也可以對。」朱淑人說：「『樂節禮樂』。」葛仲英說：「『行堯之行』。」高亞白隨口就說：「『行桀之行』。」尹癡駕道：「耐末單會抄別人個文章，再有『樂驕樂』、『樂宴樂』，阿要一淘抄得去？」亞白笑道：「價末『弟子人則孝，出則弟』阿好？」癡駕道：「忒嚕蘇哉！我說『與師言之道與』。」

以下止剩陶雲甫一個。雲甫沉吟半晌，預告在席道：「有是有一句，嚕蘇個哩。」大家問是那句，雲甫恰待說出，記意刺斜裏又出來，把陶雲甫話頭平空剪住。

第四十一回終。